

海青拿天鹅——著

暮春之令

<上>



APCTIME
时代出版传媒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暮春 之令

(上)

海霞拿天鹅 著
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暮春之令 / 海青拿天鹅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5. 11

ISBN 978-7-5699-0658-5

I. ①暮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9172 号

暮春之令：全 2 册

作 者 | 海青拿天鹅

出 版 人 | 杨红卫

选题策划 | 林玉婷 罗小亭

责任编辑 | 曾 丽 罗 婷

责任校对 | 岳升洋 王 芬

封面绘制 | 呼葱觅蒜

装帧设计 | 弘果文化传媒

责任印制 | 罗艳平 刘 银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：100011 电话：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 | 20

字 数 | 812 千字

版 次 |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658-5

定 价 | 5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一	暮春 / 001
二	觐见 / 007
三	问对 / 014
四	归田 / 021
五	偿债 / 028
六	家宴 / 034
七	素缣 / 041
八	旧识 / 048
九	甲第 / 057
十	推辞 / 065
十一	钱行 / 073
十二	择婿 / 081
十三	采选 / 087
十四	夜月 / 093
十五	问意 / 099
十六	如释 / 106
十七	寿筵 / 112
十八	来客 / 118
十九	议亲 / 126
二十	比箭 / 133
二十一	马车 / 140

目 录

二十二	诘问 / 147
二十三	棋局 / 154
二十四	泉羹 / 162
二十五	惊雷 / 170
二十六	退婚 / 176
二十七	槐里 / 188
二十八	偶遇 / 197
二十九	故旧 / 204
三十	回书 / 213
三十一	宣室 / 219
三十二	出征 / 228
三十三	肉糜 / 235
三十四	星辰 / 244
三十五	猎狼 / 251
三十六	肉汤 / 256
三十七	篝火 / 265
三十八	角抵 / 272
三十九	别离 / 283
四十	街市 / 290
四十一	归家 / 297
四十二	夜寝 / 305

“……妾自嫁入金庭，去国八年矣。虽远窜异域，不忘汉关，常思捐躯报主，不改初志。然身体日沉，西山在望，不复当初。妾所虑者，唯侍臣女官等人，留胡地多年，骨肉相别，手足分离，实不忍焉。伏惟陛下怜之，幸甚。”

徽妍坐在案前，将写好的书念一遍，一字一字，感觉时间前所未有的漫长。

榻上的阏氏听完，缓缓道：“盖上印，呈与使者吧。”

徽妍颌首，取来印鉴，小心按上。

“公主……”她看着阏氏，忽然悲从心起，伏在她的身旁哭起来。

阏氏苍白的脸上却露出一抹微笑，轻叹：“不必为我难过。徽妍，如今也只有你还当我是公主。去吧，他们会答应的，待我走后，他们就会来接你。”

一个月后，匈奴仁昭阏氏病逝，享年二十五岁。

阏氏名瑜，本是长沙国翁主，十七岁封为公主，奉诏嫁给匈奴单于。中原与匈奴安宁日久，仁昭阏氏功不可没。闻得噩耗，天子派出使者，抚慰匈奴，厚葬阏氏。

同时，天子下旨，将仁昭阏氏当年出嫁时带去的侍臣女官召回中原。

阉氏的宫帐，仍然被素白装点，但其中的气氛，已经大有不同。

侍臣们在这苦寒的异域逗留多年，本以为归朝无望，不想阉氏临终前上书天子，为他们求情。随着日子临近，众人要拾掇物什，又要与友人道别，忙碌非常。

阉氏的随侍之中，地位最高的是一名宦官，名叫张挺，年过五十，两鬓霜白。徽妍帮着他，一道安排回朝之事，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。

“徽妍，你要走了吗？”一个细细的声音传来，徽妍回头，却见是阉氏六岁的儿子蒲那，和四岁的小女儿从音。

“王子与居次怎在此？”徽妍忙停下手里的活，问，“保妇呢？”

“我们来寻你。”蒲那望着她，“她们说你要走了。”

阉氏身体孱弱，身为近侍，徽妍时常要照顾蒲那和从音，关系比别人亲密。这些日子，徽妍一直没想好要如何告诉他们自己要走的事，故而一直未曾提起，没想到，他们居然知道了，跑过来问。

“王子，居次，我是要走了。”徽妍狠了狠心，轻声道，“日后，你二人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”

从音望着她，眼睛忽而泛红，拉着她的衣角说：“你也要走了……谁来给我讲故事？”

“徽妍，你不要走好吗？”蒲那小声说。

单于不止仁昭阉氏一个妻子，妾侍更多，子女都有三十几个。蒲那和从音，自出生起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，虽然年纪还小，却早已经学会了谨言慎行。

看着他们眼巴巴的模样，徽妍的心亦是一酸，将他们搂在怀里。

“蒲那，从音，放开她，让她走。”这时，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传来，徽妍吃了一惊，抬头，却见是单于的十王子郅师耆。

“是你们母亲让她回去的。”郅师耆大步走过来，让后面的保妇把蒲那和从音带走。

蒲那和从音哭喊起来，一路被带出了帐。徽妍又急又恼，瞪着邳师耆：“王子这是做什么？”

“在帮你。”邳师耆冷冷地说，“你不是要走吗，莫非还想将他们一道带走？”

徽妍愣了愣，默然。

她的确放心不下这对兄妹，但她也知道，她不可能带着他们离开。

“徽妍，”邳师耆看着她，目光微闪，“你要是舍不得，就不要走了。我遣人打听过，你们朝廷的皇帝夺了你家的官爵，你父亲也去世了，如今那边一无所有，你回去岂不是要受苦？他们那般待你，你还回去做什么？”

被提起心事，徽妍的神色黯了黯，少顷，苦笑道：“就是如此，我才要回去。邳师耆，我还有兄弟姐妹……”

“兄弟姐妹。”邳师耆冷哼一声，“什么兄弟姐妹，都是狼。”

邳师耆的母亲也是个汉人，不过并不是汉廷派来和亲的公主，而是普通的边民，被匈奴人劫掠来服侍单于，生下了邳师耆。汉匈较量多年，这样的事并不罕见。邳师耆的母亲出身卑微，他也并不受重视，从小被兄弟姐妹欺负，所以提起兄弟姐妹，他没有好气。

“蒲那和从音不是。”徽妍看着他的眼睛，“王子，我离开以后，还烦你好好护着他们。”

邳师耆愣了愣，道：“这不必你说……”

“多谢王子。”徽妍立即道。说罢，她向他深深行了一礼。

邳师耆神色复杂，片刻，忽而着恼。

“你要走就走吧！永远也别再回来了！你这没心肝的女子！”他甩下这句话，气哼哼地走了。

徽妍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感到有些疲倦，倚着柱子，闭了闭眼睛。

“……做我的王妃吧。”前两天，郅师耆热情地对她说，“徽妍，父亲要立我为右日逐王，跟着我你不会受一丝亏待，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。”

那时，徽妍笑了笑，说：“不，郅师耆，我还是想回家。”

她只长郅师耆两岁。当年跟着公主嫁来的时候，郅师耆的母亲就死了，当上了阏氏的公主很同情这个女子的经历，对郅师耆照顾有加，徽妍自然也跟他走得近。

郅师耆很好，年轻勇武不服输，比单于的任何一个儿子都更加聪明。他对徽妍有好感，从不掩饰，王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，郅师耆王子想娶仁昭阏氏的女史做王妃。

但徽妍的心，并不在这里。而郅师耆是个王子，将来还会成为王，他很优秀，从不缺人陪伴。

这些，她十分明了。

汉使在王庭逗留了半月，半月之后，徽妍等人也已经收拾齐备。

回朝的马车在王庭前排作长长一列，仆从们早已经将物什都装载好，护送的军士整装待发。队首，旌节高举，尤为显眼。

阏氏丧期未过，徽妍一身素色衣裳，发束白巾。登车时，她望了望队伍前后，只觉此情此景恍如来时模样。

“徽妍！”蒲那和从音的声音传来，徽妍望去，只见他们骑在郅师耆的马上，郅师耆手里握着缰绳，牵马走过来。

出乎意料，他们没有哭，都笑眯眯的。

“郅师耆说，我等日后长大了，就到长安去看你！”蒲那说。

“去看莲花！”从音说。

徽妍看着他们，将他们搂在怀中，悲喜交集。她又看向郅师耆，他昨夜似乎没睡好，目光相遇，他挠了挠头发，表情依旧复杂。

“王子保重。”徽妍说。

“嗯，你也保重。”郅师耆的声音有些哑。

仆人走过来，向徽妍行礼：“女史，该上车了。”

徽妍答应，又与蒲那和从音道了别，登上车。

队伍开拔，如同游动的长龙，在绿海中前行。草原上的风格外强劲，吹得车帷鼓鼓翻飞。徽妍往外望去，郅师耆仍望着这边，蒲那和从音不住地挥手。

她也朝他们招手，直到望不见。

自从离家，徽妍在草原和大漠中度过了八个寒暑，至此为终。

望着那些渐渐消失的白帐，徽妍只觉胸中情绪起伏难抑，化作酸楚，涌上眼眶。

她仿佛仍能听到阏氏在弥留之际，喃喃诉说的话语。

“徽妍，我许久不曾见过莲花了……你还记得汉宫里的那些莲花吗？”

暮春，风已经不再寒冷。

从塞外往南，草原、荒漠相间，虽然道路仍然漫长，每一个人却兴致高昂。

“昔日梦所思，忽如春风至。旷野络白云，雁门迎鸿鹄……”文吏高坦之，平日不爱出声，如今却在马上作诗作了半天，还跑过来问徽妍，“女史，你觉得，是‘旷野络白云’好，还是‘旷野归白云’好呢？”

半个月之后，远方的山上，出现了延绵的雉堞和烽火台。

朔方郡，中原在北方最远的州郡。踏入这里，就回到了汉地。

过关之时，人人都是笑咪咪的。检视官文的府吏听说他们是出使匈奴八年的人，亦刮目相看。

检视到徽妍的时候，那位府吏看着她的名字，愣了一下，抬头看了看徽妍：“这位女史，冒昧地问一句，可是出身弘农王氏？”

徽妍诧异，道：“正是。”

府吏立刻满脸敬重，向徽妍行了一礼：“在下南郡戴松，曾受

王太傅举荐，今日得见女史，幸甚幸甚！”

他乡遇故人，徽妍亦是惊喜不已，忙与他还礼。

日已偏西，关城内早已为他们备下了驿馆。戴松亲自为徽妍安排食宿，还让妻子给她安排了侍女。

谈起徽妍的父亲，戴松感叹道：“女史，实不相瞒，王太傅故后，如今朝中，恐怕已非当年可比。”

王氏的遭遇，并非秘密，徽妍心中早有准备。

她颌首：“我知晓。”

戴松问：“未知女史归朝后何往？”

“我离家日久，自然是归家与手足团聚。”

戴松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太傅故后，女史一家已经迁回弘农。”

徽妍道：“正是，兄长曾在家书中告知此事。”

戴松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此事若说不幸，却也算大幸。几年前京师大乱，不少长安人家为乱贼所袭，不乏高门大户，惨不忍睹。女史一家早早离开长安，岂非太傅在天护佑？”

徽妍闻得此言，只得苦笑。

正说话间，前堂忽而传来一阵嘈杂之声，二人皆是诧异，忙走过去看。

却见众人面上满是喜色，将领头的使者围在中间，那使者大声道：“……圣驾如今就在朔方！陛下诏令，明日，仁昭闾氏侍臣觐见！”欢呼之声此起彼伏。

闾氏的侍臣们离开汉地多年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感慨比别人更深，好些人激动得痛哭起来。

徽妍却怔了怔。

她想起多年前，那张似笑非笑的脸。

朔方郡坐落边陲，取自《诗》中“天子命我城彼朔方”，以朔方城为郡治。建城数十年来，汉廷从内地征募十余万人实边，城墙以内，荒野皆垦为田地，阡陌纵横。

此地以戍边为要务，并不像其他的城邑那样繁华。民人军士来自各地，口音混杂。不过对于归汉的众人来说，已是十分亲切。皇帝驾临，城中到处是执兵贯甲的军士，在街上列队，来来往往，森严的模样，看着让人陡然感到紧张。

徽妍等人出门时，天上开始落下细雨，不过没多久就停了。雾气散去，阳光始露。与徽妍同车的两名女官，都是阏氏的侍女，一个叫李芝，一个叫梁妙。她们当初也都是以良家子之身选入皇宫，后被选为和亲公主的随侍，远赴匈奴。因为见的是皇帝，众人都穿上了官服。徽妍是女史，圭衣高髻，但因阏氏丧期之故，未施脂粉。

御驾在官署之中，才到官署前街，车驾就被执金吾拦了下来。车马辎重不得往前，众人只得下车步行。朔方地方偏僻，城中多是军吏，徽妍和两位侍女刚从车上下来，就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。徽妍早已经习惯应对这些，从容地整了整衣袖，环视四周，那些人忙将视线收回。

“王女史？”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。

徽妍看去，却是一个面白无须的小黄门，二十几岁的样子，微笑着看着她，有几分眼熟：“足下……”

小黄门忙道：“在下徐恩，曾在宫学供事，女史可还记得？”

徽妍想了起来。她十二岁的时候，曾在宫学里做侍书。当年宫学中确有此人，只是过了许多年，面貌改变了些。

“原来是徐内侍，恕妾愚钝，一时竟未记起。”徽妍行礼道。

“哪里哪里，是在下冒昧。”徐恩笑眯眯地说。他态度大方，又不失机灵，与徽妍见礼过后，对张挺等人道，“陛下今早起驾巡营，当下还未归，还烦诸位等候时许。”

众人皆讶然，岂敢有怨言，纷纷应下。

张挺与他寒暄道：“陛下出去了许久吗？”

徐恩道：“足有三个时辰了。”

张挺讶然，望望天色：“如今才不到日中，陛下竟起得这般早？”

徐恩笑了笑，道：“陛下向来惯于早起，此来是要巡戍边之务，他丑时就已经往营中去了。”

众人皆唏嘘称道不已。

徽妍听着他们说话，忍不住想起当年。

皇帝是先帝的第二个儿子，自幼聪慧，却是出了名的不听话。在几个皇子之中，他闯祸最多，常常惹得先帝光火。当年徽妍在宫中，时不时会听说二皇子又被陛下罚跪了整日。他喜好玩乐，时常引着一大帮宗室子弟去御苑里游猎，前呼后拥。连先帝都说这个儿子就算不是生在皇家，那也必定是京中头号浪荡子。

但说来奇怪，宫中对诸皇子一向管教很严，尤其是还未就国之时，皇子们住在宫中，何时就寝，何时起身，都有规矩。监督起居的宦官若是发现哪位皇子未按时，皇子身边服侍的人就要受罚。那时候，徽妍时常会听说哪宫的人又因为此事被罚了，从太子到最小的皇子，几乎都曾犯过，倒是二皇子，似乎并不曾听说……当然，二皇子犯过的浑事跟不按时起居比起来，简直小巫见大巫，可能被

忽视了吧。

说起来，对于这位陛下，她其实并不陌生，因为她曾经得罪过他。

虽然上宫学的都是皇子皇女，不过学官们并不因此放松。依着太学里的规矩，宫学里也让每人当一个月监察，专司督促迟到早退和课业，犯了规矩的，要用戒尺打手心。而徽妍当监察的那个月，二皇子犯了迟到的规矩。

“你想好了吗？”她还记得他伸出手的时候，头昂得高高的，一双凤目冷瞥着她，似笑非笑。

徽妍那时却一点也不怕，只知道一板一眼照章办事。她看也不看他，在众皇子皇女面前，结结实实地将他手心打了三十下。

当然，她知道二皇子的脾性，事后，她曾经担心他会报复。

但很奇怪，这报复并没有发生。每次遇到二皇子，他都既冷淡又高傲，无视徽妍的行礼，从她面前走过去。

她不知道皇帝是不是还记得这些事，希望他不要记得。

少年岁月，徽妍每每回想起来，总觉得透着单纯和可笑，却分外珍贵。

因为以后的岁月，不再无忧无虑。

弘农王氏，在众多的高门大姓之中，并不显眼。它出名，是因为徽妍的父亲王兆。

王兆二十岁举孝廉，三十出头就调入京城任职。他学识渊博，先在太学做博士，后来又升任太傅。先帝立了太子之后，任王兆为太子太傅。

徽妍出生之前，他们家就已经成为长安的名门。徽妍排行第三，上面有一个姊姊，一个兄长，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在徽妍离开长安的时候，她的弟弟十岁，妹妹才七岁。

身为太傅的女儿，徽妍自幼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她可以享受到长安最好的东西，包括婚姻。她十二岁入宫学，成为皇子皇女

们的侍书；十六岁，先帝为太子择妇，徽妍选入掖庭。皇后董氏十分欣赏王兆，对徽妍也很满意，在择妇的名册上，徽妍是第一位。

嫁给了太子，日后就是皇后。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，徽妍只需抬脚，就可登天。那时，父母的一些朋友，在登门拜访时，已经偷偷地致贺。

但这些似乎都是一场梦。

那时，恰逢匈奴单于归顺汉廷，自请为婿。先帝应许，在众多的宗女中选了一位，封为公主，赐单于和亲。

等到太子择妇的人选定下，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成为太子妃的另有其人，而徽妍，则被定为公主的女史，一道赴匈奴和亲。

徽妍仍记得自己得知这件事的时候，是何等震惊和不敢相信，只觉如同晴天霹雳。

匈奴，在她看来是何等凶恶苦远之地。她悲愤，不甘心，向父亲哭过闹过，求他去向先帝陈情，请他收回成命。但父亲无动于衷，看着她，神色悲伤又深沉。

“徽妍，为父愚钝，不察凶险，以致连累家人。如今全家祸福，都只能寄望于此事之上，你可知晓？”

父亲的话语，如同枯井中的回声，干哑而玄虚。徽妍那时年少，并不能理解父亲这番话是何意，但父亲并不向她多解释。她的祈求没有任何作用，没多久，她就带着满怀的迷茫和恐惧，跟随和亲的队伍离开长安，踏上了前往匈奴的旅程。

这一去，就是八年。

这八年里，中原剧变。

先帝的董皇后生下了皇长子，最宠爱的李夫人生下了三皇子。从三皇子降生之日起，外戚董氏和李氏的争斗就没有平息过。先帝虽然依着宗法，将皇长子立为太子，但一直偏心三皇子，又唯恐董氏坐大，扶持李氏，与董氏相互制约。

但事情后续，大大偏离了先帝的掌控。

他死后，太子继位，本应顺理成章，可太子继位之后，不到十天，突然暴毙在宫中。太子生的都是女儿，没有儿子可嗣位，三皇子就成了新君。

董氏岂肯罢休，声称三皇子弑君谋位，发动宫变。李氏早有防备，掌控了守皇宫的南军和京师戍卫，另又调动私蓄多年的府兵，足有万人。董氏根基深厚，竟策动了北军和三辅之兵合围长安。

三皇子及李氏终究难敌经营百年的董氏，皇宫门破之日，三皇子为常侍所杀，头颅悬在了宫门之前。

董氏占了朝廷，为坐稳天下，扶先帝五皇子会稽王继位。不料，会稽王还未到京城，在西凉平定羌乱的二皇子突然引军回朝。董氏虽然得胜，此时元气却损耗大半。且手下军士本是朝廷之师，经历大战之后，人心浮动，并不愿再为董氏卖命。兵临城下，二皇子发出戡乱布告，董氏李氏祸乱朝廷京师，北军、南军、三辅京城戍卫军士，从前为叛将所挟，今若投明，可既往不咎；若再有继续助外威为乱者，格杀勿论。

布告发出之后，当夜，就有人在京城中哗变，开启了城门。董氏兵败如山倒，据守皇宫不到两日，就被二皇子攻破，党人尽诛，阖族抄灭。

就这样，先帝过世之后，不到两个月，朝中改天换地，二皇子登基为帝。

匈奴虽离中原遥远，消息却不闭塞。

徽妍仍然记得当年，仁昭阏氏与单于的关系紧张了好一阵子，原因就是单于看到董氏占了长安之后，想趁火打劫进攻中原。不过还没等他的大军跨过国境，二皇子就把局势镇住，戍边的汉军也并未懈怠，把他的先锋打了回来，单于只得悻悻而归。

而关于新帝夺权，各种猜测也传得沸沸扬扬。张挺是宫中的老人，见多识广。徽妍曾经听他私下分析，二皇子领军去平定羌乱的时候，恰逢先帝病重。他许是早预料到了此乱难免，借此自保，又拖着等到

朝中那二位斗得两败俱伤，来个回马枪，坐收渔翁之利……

徽妍正神游，忽然，一阵喧哗传来。

马蹄声纷纷而清脆，警蹕仪仗齐整，从街道的那一头开来。望见旗帜上的日月，众人知道那就是御驾，连忙噤声，端正衣冠，准备行礼迎驾。

待得渐渐近了，徽妍偷眼瞅去，却见并无车驾。几骑甲士经过之后，一人忽而出现在眼前。

皇帝身着玄底猎装，挺拔轩昂。衣服上似乎落了些雨，晨曦下泛着微光，愈显得精神抖擞。

虽然许多年不曾见过他，徽妍却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。那张脸，从少年时就总有一股不经意般的冷峻之气，严肃时更甚，简直岁月无改。

坐骑将要经过面前时，她连忙收回目光低下头，挡在前排人的背后。

“陛下怎不乘车，却骑马？”两位侍婢好奇地小声议论，旁人警示地轻咳一声。

皇帝纵马驰到官署前，看到等候在官署门外的使臣，行云流水地拨转马头，在他们面前停住。

“陛下。”徐恩见状，忙走到皇帝面前一礼，道，“仁昭闾氏随侍等人，觐见陛下。”

皇帝微笑，将马鞭交给侍从，走过去。

“张内侍，”他说，“一别八年，别来无恙否？”

张挺激动不已，大声道：“稟陛下，臣无恙！臣等远赴胡地，尽尺寸报效之力，本以为将终老于塞外，未想得归汉而见圣面，此生无憾！”说罢，他伏拜在地。众人亦是动容，纷纷跟随泣拜在地。

皇帝亲自将张挺扶起：“众卿万里赴匈奴，其中艰辛，朕自知晓。”说罢，他问徐恩，“筵席可备下了？”

徐恩答道：“筵席已在堂上设好。”